小劉伶

作者: 陳官

Powered by 紙言

第一回 - 還俗

蟬噪林靜，鳥鳴山幽，好一片塵世淨土。

少室山南面有一片塔林，石塔群立，供奉歷代方仗和高僧舍利，自古為少林寺之禁地。塔森盡處有泓小湖，隔岸有面百仞石壁，長年披著涓流，山水把壁面洗擦平滑，石理分明，儼如一副水墨畫。日光映照，壁上水波粼粼，隱約可見「回頭是岸」四字篆書，入石好幾分，筆法秀逸，遒勁非凡。相傳達摩祖師運上乘功力徒手刻成四字，後世乃稱此壁「回頭壁」。石壁之巔建一寺院，巋然附在巖石上，突兀而出，凌雲聳峙，雖不及恆山懸空寺宏偉，峭拔之勢同樣懾人。此寺院名為「銅人院」，深在塔林禁地，尋常弟子不敢冒至，即使習武多年的武僧也敬而遠之。

銅人院實為少林寺科場，弟子有通過此關者，足證武功蓋世，克當大任，日後分領寺內要職，甚或執掌少林。反之，若武功不逮，徒招遍體鱗傷，曾有弟子給打成廢人，是以達摩祖師在石壁刻了「回頭是岸」，教來者三思，自量空無實學就當輒回。

少林乃佛門之地，銅人院出手狠辣，拂逆我佛慈悲，難免惹外人詬病。然而，銅人院之設誠不可缺，達摩用心良苦，外人不解江湖，不解少林武學，自難明白箇中深意。少林武功蓋世無儔，樹大招風，執掌少林殊不容易。銅人院之試煉雖艱，豈及江湖的腥風血雨？經銅人院嚴格選才，少林方人才輩出，歷代高僧皆武德兼備，此少林長執武林牛耳之訣也。再者，少林武功講求修心，心明則神會，神會則氣通，氣通則招式自融。佛性越長，武功越高，是以闖過銅人院者既武功高強，亦懷慈悲之心。如塵根未了，滿腹心機，武功徒有其形，難有大成，遑論闖得過銅人院了。

少林多武癡，何也？佛門生活清樸，佛經又苦澀，年青的弟子悟不出佛理，只寄情習武，有的更好武成癡，反誤了禪修功課，捨本逐末。少林多武癡，闖銅人院乃武癡之心願，所求不在出掌少林，只求一試所學而已。塔林內，正有兩個武癡繞過重重石塔，朝回頭壁走去。二人是同輩師兄弟，師兄法號善正，早歲喪父，母無生計，將善正棄在寺門，遺下字條，復沓去無訊；師弟法號善明，亦是孤兒，給棄養廛里，幸好少林高僧圓德大師路過，憐其孤苦無依，帶來少林收養。二人同是孤兒，自小相惜，感情猶勝親生兄弟。光陰似箭，善正和善明在少林度了十多個寒暑，習武經年，夙興夜寐，熬過不少苦頭，練成一身好本領。

繞過塔林，眼前豁然開朗，澄湖瀲灩，流水淅瀝。善明喜道：「前面就是回頭壁了。」善正比善明年長幾歲，沉穩持重，不形喜色，凝視回頭壁半晌，復仰望壁上銅人院。善明見善正木然呆立，推了他一把，呼道：「你呆著作甚？既來之，則安之。」善正道：「壁上佈了苔蘚，此地已久無人至。」善明笑道：「你怕了！」善正道：「自然怕！你也知道銅人院之傳聞，我倆能否全身而還，真未可知。」善明不以為然，眼眺遠方，朝回頭壁揮出數拳，虎虎生風。善正只有苦笑，接著道：「我倆自幼入寺，只專注一門功夫，歷練尚淺，只怕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名震江湖的十八銅人陣就在眼前，人皆謂陣法神妙，可抵千軍，當小心為是。」善明笑道：「江湖傳聞未免誇張，不可盡信。憑我倆本領，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過，何畏區區十八銅人？」善正道：「你啊，自負，心浮，性子一點無改，正犯本門武功大忌。」善明道：「不要囉唆了，能否敵千軍，一試便知。」善明說罷，翻身入湖，駕起輕功，踏水而渡，衣履卻不沾水滴，宛如鷹隼低飛，倏已飄至回頭壁下，穩穩立在一塊小石上。善正見其身法，自愧不如，暗下佩服，亦自運內勁，踏水渡湖，歇在善明身旁。善正修習《盤根禪》，內力沉穩，唯輕功不及善明，兩腿沾濕了一小片。

二人仰望峭壁，近觀「回頭是岸」四字，更見筆勢非凡，懾魂動魄。善正心神不固，一時把持不了，懼意頓生，搖頭太息，癡道：「祖師徒手刻下此訓，教弟子有自知之明。我方練了十幾年功夫，藝業微末，竟想闖過銅人院，真異想天開。」正欲回身歸去，背後卻給人猛力一拍，驟清醒過來，只聽善

明道：「壁上四字好生怪異，不可久望。」善正抹去一把冷汗，囁嚅：「祖師筆法精奇，適才恍惚著了魔，好險.....難怪銅人院少逢人至。」

善明打量四周，忽摀腦門，縱聲仰天大笑，嚇了善正一跳。善正罵道：「恁的大笑，嚇煞了人！」善明道：「人皆望壁生畏，臨陣退縮，我卻不然。祖師正要試我們意志，攀過回頭壁，算是闖過半關了。」善正本躊躇，給善明一語驚醒，當下抖擻，回道：「此話有理，姑且上去一看。」

善明急不及待，逕運輕功，兩足一提，身子便騰雲直上，驟及數丈，張臂一抱，詎料石壁平滑，竟無借力之處，一抱落空，不由墮下。善正思道：「石壁長年披流
，平如銅鑒，不好借力。」善明穩穩落下，笑道：「既無處借力，姑且開幾個小洞，好讓你也容易攀上。」善正道知其脾性，忙道：「此處乃少林禁地，你莫胡來。」善明豈聽得入耳，自顧潛運內息，少刻異風四竄，打亂平湖，水花迸飛。善正拂袖格開水花，呼道：「還未入銅人院，莫徒費內力，該先尋他路。」善明充耳罔聞，霍地一躍，飛上數丈高，伸出五指，朝壁面一抓。石壁雖堅，於善明卻如豆泥一般，只見其五指削進石裏，往外一抽，鑽出一個小孔。善明好生得意，借小洞借力，縱身一蹬，躍高數丈，重施故技，又鑽出一個石孔。善明如是拾級而上，半晌已攀上銅人院，石壁給鑽出一排小孔，恍若一條梯子。

善正在壁下望著善明攀壁，心裏讚歎：「躍至這等高處已是非凡，莫說要開出小孔。善明啊，不枉你多年苦練，竟將金剛指練成這等造詣。」方想得入神，卻聞善明呼道：「莫要呆著，快上來！」回頭壁是少林重地，流水洗擦經年方打磨得如鑒平滑，如今一面瘡痍。善正仰望石壁，心裏歉疚，唸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善正與善明冒犯了，乞祖師見恕。」

善正回心想：「銅人院懸在百仞之上，四周無路可至，不知前人何以攀壁。也許真如善明所言，回頭壁乃銅人院之首關，毀壁實非得已。」想到此處，心裏稍安。善正自知輕功不如善明，難及石孔，恰巧湖心有塊大石，有百斤之重，心生一計，當下躍進湖心，環抱大石，運勁一提，只見澄湖裏濁湧滾滾，大石募地離湖，給他雙手高舉。善明站穩馬步，含住一口真氣，大聲一喝，把大石擲出。大石不偏不倚，落在石壁之末腳，傳出價的震響。善明大驚，忙道：「何事？」善正笑道：「弄塊踏腳石而已。」善明人在高處，不覩善正那一擲施展了驚人膂力。善明唸道：「阿彌陀佛。」即踏上大石，駕起輕功，恰好觸到善明所築的石梯，倏已登上石壁。

二人並立回頭壁之巔，俯視整片少室山林，少林寺就在叢中。善正喜道：「自小拜師少林，不曾見此全貌。」善明卻掛心闖銅人院，無心水山，催道：「此間非遊山玩水之時，快來看看。」善正好生沒趣，回身走來，見善明蹲下，拾起一塊破磚，喃喃道：「滿地泥塵，不聞烟火，似乎無人打理。」善正打量四周，墀坍瓦塌，苔蘚蓋地，舉目看，銅人院的匾額已褪色，心裏訝異：「莫非銅人院已無人居，或是內有乾坤？」善明沒有其縝密心思，二話不說，已躍上石階，拉起門環，大力拍擊數下。二人候了一會，四野一片闃寂，哪有人應門？善明不耐煩，用力推了一下，不料那門極重，絲毫不動。善明大異，道：「此門是銅鑄的，很重。」。善正道：「且四處看看，或許另有門徑。」善明道：「銅人院之門徑是打出來的。」善正知他又要硬來，急道：「寺有戒律，草木皆有性，不得毀傷，你莫胡來。」善明啐了一口，道：「我毀此門，不損草木，豈算犯戒。」言畢乃擺起架式，兩袖盈真氣，虎口生剛勁，但見其目炯如鷹隼，大喝一聲，兩手握抓揮出，轟的打在銅門上。

善正心裏一驚：「這招難道.....好一式金剛脫殼，未想他的金剛指已臻此境。」銅門受了善明一招，頓時排開。善明好生得意，笑道：「你看，門徑已打出來了。」善正只有苦笑，善明性急，率先衝了進去，方跨入門檻，忽聽一把沙啞蒼老之聲音道：「何輩弟子，膽敢妄闖銅人院。」善明在前方，見一物朝面門襲來，來勢極迅，眼見走避不開，只好兩手守住門戶。誰知甫觸手，兩手如受千鈞之力，善明大驚，知不可硬接，慌忙後躍，卸去七成猛勁，唯已站不穩，翻身滾在地上。

善正大駭，匆匆上前探看，問道：「生了何事？」善明沒有大礙，使了個鯉魚翻身，站了起來，看手上之物，原是一卷竹簡，翻開看，上刻一堆怪異符號，形似走蛇，不解所云。二人相顧納罕，善正道：「對家相貌何如？」善明道：「還未覿面，那人便擲來此物，內力好生厲害。」善正沉吟半晌，便道：「反正來了，若不打個照面，豈甘心歸去。」拂去衣襟塵埃，戰兢跨過門檻，含了一口真氣，吐聲朗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吾乃善字輩弟子善正，與師弟善明，冒闖銅人院，乞高僧賜見。」那人森森的笑，冷道：「善字輩弟子，佛性尚昧，藝業未精，妄想闖銅人院，可知罪孽之重？」

善正心道：「此人聲音蒼老，但吐氣清朗，內力遠在我等之上，無疑是長輩高僧。」不敢妄進，竚在門前回道：「弟子魯頓，未解罪孽何重，乞望指點。」老僧道：「達摩祖師傳下遺訓，少林武功內外兼修，安知何解？」善明沉不住氣，跨前答道：「少林武功內功和外功兼重，此要訣上下皆知，何須多問？」老僧道：「慈法那小子，教得後輩一竅不通，佛法不通，禮法更不通，無故打擾老衲清靜。阿彌陀佛，少林寺真一輩不如一輩！」慈法正是當今少林住持方丈，老僧卻稱之小子，善正、善明不禁納罕相顧。善正心道：「莫非此人輩份比住持方丈還要高？」

老僧道：「內外兼修，內者非內功，乃佛性也。佛性與武功相融，兩相權衡，尤以佛性為重。達摩祖師在遺訓寫得清楚，不信大可自閱。」善明猛然驚醒，手上竹簡原是祖師遺訓，走蛇文字乃天竺梵文。老僧又道：「你等自以為練成了高深武功，冒闖銅人院，圖不世虛名，乃貪也；只顧練武，忘修佛性，必好勇鬥恨，乃嗔也；好武忘佛，連俗家善信也不及，乃癡也。你等中此三毒，殆已深矣，老衲當清理門戶。」

此話一出，銅門便呀的關上。二人大驚，靠背而立，擺起架式。老僧道：「且看你們本領何高，可闖得過敝院的十八銅人陣。」少刻，銅人院裏嚎聲大作，宛若千軍重圍，四面楚歌，二人不禁心寒。

善明驚道：「人聲沸然，卻不覩隻影，此陣法可真邪門。」善正道：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避不過，且專心接戰。」

善正苦思脫身之計，眼前乍現兩個黑影，不由駭異：「身法好快！」當下不敢怠慢，推出雙掌，朝不同方位打去。這招平平無奇，卻用上《盤根禪》的上乘內力，勢比千鈞，牢牢罩住來敵。那兩人卻不閃避，兩腿稍曲，挺著胸膛，吃了善正一掌。

善明喜道：「銅人不過如此。」那知善正雖然打中，只覺兩拳空空如也，恍惚打在禾稈一般，變色道：「非也。」兩個敵人接過一掌，退了兩步乃站穩，毫髮無損，豎眉橫眼，緊緊瞪著善正。善正甫與二人照面，霍地打個寒顫。那二人長相猙獰，勾鼻獠牙，好不嚇人，全身漆金，光著上半身，渾身如鐵石結實。善正心道：「這相貌此曾相識。」一瞥院內兩旁雕像，恰缺兩尊，猛然醒悟，眼前二人正是鎏金羅漢。善正忙道：「小心，吾等已陷.....」話猶未畢，身後拳風颼颼，善明已跟兩個銅人交手。銅人拳如雨下，善明一時左支右絀，稍一失神，手中竹簡已給銅人奪去。

善明大怒，喝道：「怪物，快把竹簡還來。」銅人二話不說，匆匆退出圈外，善明欲擒，卻給另一銅人塞住去路。善明伸五指抓去，銅人揮拳來格，兩股真氣相沖，四手彈將開去。善明暗驚：「怪物好生厲害。」善正道：「莫急，慎守門戶。」一面推出兩掌，把四個銅人迫出圈外。銅人不能趨近，忽地大呼，兩排銅人亦大呼相和，紛紛離座躍下，團團困住善正、善明。

善明道：「敵眾我寡，姑守不攻，怎生了局？」善正沉吟一會，覺其話有理，乃道：「好！速戰速決。」善明笑道：「且看銅人與金剛孰硬。」二人疾聲大呼，狂風斗作，沙塵暴起，一時聲勢大振。那邊銅人亦怒吼，六人率先攻來，善明早已氣凝指爪，俟敵及身，撗手抓出，正是一招金剛拂拭，手臂挾真氣揮出，如趕月流星，橫掠六人要害。銅人沒有閃避，任胸膛受其指爪，只顧使出羅漢拳，紛紛向善明攻至。善明大驚，慌忙之間，善正走到身前，兩隻肉掌游走，在圈內盤繞，頃刻已使出數十招

，全打在銅人要害。善明稍回神，兩爪並發，使出適才破門之金剛脫殼，真氣全聚虎口，朝兩個銅人門面打去。銅人知這招凌厲，不敢以血肉之軀硬接，頓化拳為掌，嚴守周身大穴，卻不能盡卸其力，翻出丈外，倒在地上。銅人陣法去了兩人，不如之前嚴緊，善正氣力稍寬，忽地匝地轉了數圈，掌如兩點，快不覩影，四個銅人招架不住，也翻身滾出。

善明道：「好一式樹搖葉落，好功夫。」善正喘著氣，苦笑道：「莫要鬆懈，銅人又來了。」

原來十八銅人陣分三層，每層由六個武僧把守，輪流出戰，前方不敵，後方補上，如是流轉不息。銅人並非羅漢降世，全是少林弟子，平生只練兩種功夫，一為羅漢拳，一為枯木禪。枯木禪講求佛性，非六根清靜者不能練達。練成之日，刀劍不摧，加上羅漢拳和陣法，尋常弟子絕非敵手。銅人漆上金色，裝作羅漢之貌，教人未戰已懼怕幾分。

善明道：「你且退後，讓我招呼他們。」善正適才使出絕技，真元未復，只好站在善明背後，吐納調息。善明自忖此役凶險，不利久戰，當下盡迫真氣，只見他臉如丹砂，血脈賁張。善正憂其耗損過甚，喘道：「對家人多，切留幾分餘力。」適善明已入無人之境，豈聞其話，未待銅人及近，已使出六招，依舊是金剛脫殼。銅人曾見識此招，本有警惕，唯善明在忘我之境，所發招式更見凌厲，如行雷掣電，迅不勝防，全給擊出丈外遠。

善明笑道：「銅人不外如是...」話猶未畢，忽眼前一黑，不覺仰頭栽倒。善正見狀，匆匆攙扶，手按其膻中大穴，徐徐輸入真氣。善明轉醒，顫道：「尚差少許而已，我仍可戰。」善正笑道：「交給我好了。」回頭看，神色乍變。善明問道：「何事？」善正搖頭，歎道：「阿彌陀佛。銅人院確名不虛傳，只怪我等不自量力。」

善正以為勝了兩陣，只剩一陣，自量尚有餘力，十八銅人陣少間可破。暗自歡喜之間，竟見銅人復起，穩站如故，全然無恙。十八銅人忽地變陣，圍成大圈，密密籠困，猙目瞅著善正，教他心裏發毛。善正料破陣無望，臉如死灰。銅人大吼，揮羅漢拳攻來，善正喝道：「且慢！」銅人齊住手，如魑魅般盯緊二人。

善正仰天長歎，遂兩手合十，曲膝蹲下，黯然道：「弟子不自量力，好生懊悔，從今自當潛心向佛，不再涉足銅人院矣。」銅人沒有回話，卻聞老僧大笑，倏又遏住笑聲，厲道：「貪生怕死之徒，枉你是少林弟子。」善正道：「我佛慈悲，乞高僧饒恕。」老僧道：「我佛慈悲，唯寺有寺規，不可輕縱。少林武功獨步天下，最忌不肖弟子誤墮魔道，貽害江湖。依祖師遺訓，你等只有兩路可擇，要不盡廢武功，要不逐出少林。」二人聞言大驚，善明嚷道：「這是甚麼遺訓，未免不近人情。」老僧道：「遺訓全記在竹簡裏，適才你已看過。」善正道：「弟子自幼拜少林門下，少林已為吾家，望高僧網開一面。」老僧厲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老衲廢你等武功，從始專心向佛。」善明道：「誰怕你，儘使出真本領。」當下勉強站起，惜力氣未復，兩腿不住打顫。銅人怒吼，霍地攻上，十八雙拳頭如暴雨疾風，迎面打來。

「且慢！」善正喝止銅人，回頭向善明道：「我等好勝，悔之恨晚。」善明見他臉如土色，兀自喘著大氣，知其內力已竭，再鬥下去下無勝算，不禁黯然。善明慧根淺，無心向佛，卻是一等武癡，被逐少林猶可，廢棄武功則萬萬不能，姑且把心一橫，啐道：「罷了，我等都是武癡，恁可廢去平生所學！我寧可還俗，另投他處。」
善正不如善明，雖是武癡，終歸於佛有緣，心感歉仄，悵然道：「叨念者，乃師父之恩、同門之誼。」善明道：「非我棄少林，乃少林棄我。」善正沒應，抬頭朗道：「十年生聚，別地依依。伏望高僧留個情面，讓我等先拜別恩師同門。」老僧道：「緣起緣滅，何生罣礙？」善明道：「莫要求他，留住青山，何怕再會無期。」
善正縱有千般不捨，只有起來，銅人讓路，銅門便呀的打開，但聽老僧道：「銅人院外有弟子送行。

」。善正悻悻然走著，走了數步，回頭道：「弟子去矣，唯未見尊容，深以為憾，高僧可否賜見？」老僧道：「緣份由之，何將強求？」善明滿腔惱怒，二話不說，逕自先行。善正索然，垂頭步出銅人院。

銅門前站了兩個武僧，臉如鐵，身如鐘，睛光炯異，足見內力之強，料是銅人院之高手，各執一炷長香。善明不理會，昂然跨出銅門，才走了兩步，忽地耳後生風，大驚，回身格開，武僧出手忒也怪異，只一招已把善明擒住。善正上前欲救，卻給另一武僧擋住，只聽他森森道：「少林戒律，被逐弟子烙香印為記，終身不納。」說畢舉香烙在善明烙臂上，留個血紅大印，方將他放開。善明大怒，正要發難，善正厲道：「住手！」自亦張開手臂，任武僧烙上香印。

烙過香印，再非少林弟子，今生難重踏少林。二人頹然下山，從始沒有回來。

且說善正、善明本是孤兒，逐出少林，儼如流離失所，頓不知去處。善正雖好武成癡，唯靈台空明，在少林生活經年，潛移默化，早誠心皈依佛法。善正思前想後，佛法無量，坐石可悟，何愁非少林不可，不若另尋寺院，繼續修行。普天之下寶剎繁多，少林寺不留人，自有容人之所。少林之北有座五台山，相傳乃文殊菩薩之道場，山上有座寶剎稱菩提頂，香火鼎盛。自順治皇帝在菩提頂出家，此地可謂名垂千古，善正欲往，央善明同行。然而，善明之慧根不及師兄，每念佛經，總是昏昏欲睡。善明愛聞肉味，嘗在少林偷吃狗肉，遭弟子揭發，師父震怒，禁其習武一年，罰打掃寺院。善明留在少林全為習武，除了身披緇衣、禿頭、香疤，沒半分像出家人，徒有其表而已。如今給逐出佛門，正如老僧所言，再無罣礙，實不願再皈佛門。善正亦不強求，二人同行至伏牛山下，長揖作別。兩人自幼為伴，相惜相知，如今一別，難料再會之期，不由傷感，淌了幾滴男兒淚，遂各奔前程去矣。

且說善明目送善正遠去，踽踽盤繞高崗，左右籌算落腳之地，忖道：「常聞京城富饒繁華，何不往北走？即使闖不出名堂，長點見識也好。」乃望北速行，冀趕上善正，結伴同行。但走了數步，回心想：「京城富饒，生計必艱，我身無分文，又無本事，空有一身武功，怎生立足？久聞南方風物標緻，不若向南走，賺到本錢再回京城見識未晚。」當下拿定主意，擇南路走，方走過一個山頭，肚子嚕嚕作響。銅人院之役用盡力氣，下山後又沒半點下肚，走不了多遠，善明已飢腸轆轆。善明食量大，熬不了飢餓，正苦腦之間，望見遠處昇起數縷炊煙，料有人居，當下加快步履，尋那炊煙人家。走了片刻，果見一道破舊村門，門旁正有一家小館。

善明大剌剌坐下，心道：「自出娘胎，未嘗大大方方的吃肉飲酒，今日要來個痛快。」連忙向小二呼道：「快來一盤燒牛肉，打一斤白乾。」店小二好生訝異，睜眼打量眼前這出家人，雄軀偉榦，睛光炯炯，兩行濃眉暗透戾氣，只道是個假和尚，說不定曾幹殺人越貨的勾當。善明給店小二瞧得渾身不好受，惱道：「店子沒酒肉嗎？」店小二不敢怠慢，陪笑道：「那裏！那裏！無酒無肉豈還成店哩！唯東家有話，小本經營，客官可否先付飯錢？」誰知善明乃不折不扣的出家人，身無長物，給此一問，頓脹紅了臉，心裏叫苦：「糟了，平素餓了就化緣，如今不同，世間豈有白吃白喝之事，還是另想辦法。」低頭念著阿彌陀佛，默然離去。店小二摸不著頭腦，心裏慶幸，只道避過一場麻煩。

善明實是餓得慌了，心裏盤算：「罷了，多做兩天和尚無妨，一路化緣，總好過餓著肚子走路。」然而身上沒齋砵，就地取材，拾了塊圓石，運起金銅指內勁，掏空圓石，立成一個石砵，抱之逐戶叩門。小村子本無佛寺，鮮見和尚，鄉親遇善明化緣，皆道是祥端，紛紛獻飯送茶。善明只訪了數戶，砵子已盛得滿滿。

善明席地而坐，提著砵子大嚼，一邊細想：「行走江湖，不可再用法號，當改個名字。我本事不大，獨金剛指功夫可堪自誇，且以金剛指為名。」善明讀書不多，苦苦覓字，忽然靈光一閃：「金剛指利若刀刃，無堅不摧，就叫指鋒罷。」扒了幾口飯，又想：「名字有了，還得弄個姓。」沉思間，一叟經過，馱著一籮李子。老叟見和尚化緣，在竹籮挑了兩個飽圓的李子，遞過給他。善明合十道：「善

哉！」老叟亦合十回敬，笑著遠去。善明把玩李子，忽然拍腿大笑，歡道：「李乃大唐國姓，我就姓李罷。從今以後，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吾名李指鋒。」

且說李指鋒穿緇衣，抱齋砵，化緣無恆址，寤寐無定所，自少室山南下，飄泊月餘，來到徐州。徐州富饒，百姓熙攘，化緣所獲不單冷飯殘羹，竟有幾塊銅錢。李指鋒盤垣數日，積累之銅錢足換一頓酒肉，急不不待把錢財散掉，當下換去緇衣，穿件短褐，戴頂粗麻帽子，找了間酒肆坐下，把銅錢擲在桌上，向小二呼道：「拿酒肉來！」小二睃了一眼，看他衣衫破舊，但見他付錢，也當個客官招待，連忙推起笑臉，端上一碟紅燒牛肉，開一小壺濁酒。李指鋒大喜，夾了一大箸牛肉送入口裏，大口咀嚼，肉之味美，豈是素菜可比？又飲了一大口酒，只覺丹口一陣暖洋洋，好生舒泰。過去生活清苦，未嘗今天之快慰，心道：「做和尚有甚麼好？」

李指鋒酒興正濃，醺眼打量四周，小二正忙著招呼新來的客人。來者是個老伯，攜個小女孩，在鄰桌坐下。老伯灰頭蓬鬆，胡子斑駁，但卧藏七尺，矍鑠英偉。那女孩才十歲左石，怯生生的挽著老伯。老伯對女孩道：「悅兒，我等快吃個飽，趕緊上路。」女孩道：「爺爺，我們要去哪兒？」老伯道：「我們去找處無人的地方，種田種瓜，過些平凡日子。」女孩道：「蓮蓬山也有田哩。」老伯喟道：「蓮蓬山有很多壞人。天大地大，我們找處安寧的田地。」女孩不語，小小稚臉無半分爛漫。小二捧了碗陽春麵過來，爺爺叫女孩吃麵，又向小二要了一罈金華酒，自顧吃酒。

女孩吃了半碗麵，老伯忽覺周遭不對勁，匆匆丟下碎銀，挽著女孩離去。女孩不知就裏，卻乖乖的隨爺爺走。二人還未到門，四個人影倏現，攔住去路。老伯站住，冷道：「來者何人。」逐一打量眼前四人，濃眉勾鼻，顴骨微隆，長得威武雄壯，不類中土人物。四人沒有回話，凶凶瞪緊老伯，老伯摟著女孩，凝神對峙，盤算脫身之策，身後卻有人道：「你可是不倒仙蘇存忠？」老伯回頭看，酒肆正中有張八仙桌，擺好八款酒杯，獨見一人自酌自飲。那人一身緞衣錦襖，留了一把長髯，神色冷傲，不武自威。

老伯抱起女童，退到牆邊，方道：「老夫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正是蘇存忠。你我無仇無怨，何故阻我？」那漢子冷道：「白蓮妖人，迷惑眾生，可想命休於此？」言畢把杯子往地一擲，打個粉碎，四周刀劍之聲大作，酒肆早埋伏了一幫隨從，提著兵刃，驟起攻來。

蘇存忠面無畏色，拉女孩藏在身後，信手推出一掌，不偏不倚打在一人胸膛，那人輒如箭飛出，重重摔下，不復動彈。眾人見狀，不由生了戒心，嚴守門戶，卻無一退後，步步迫來。蘇存忠大吼，鬚髮戟張，兩膝微曲，倏地匝地游走，身如擺柳，兩掌隨意亂打，了無章法。對家人多，竟無一及近，少刻，聞一聲慘呼，一人中掌，遠遠滾出圈外。對家不敢怠慢，一起進攻，十多張刀劍齊向蘇存忠身上招呼。蘇存忠身法好生怪異，看似步履輕浮，委實精奇，於絕處一一避過刀鋒，十多張刀劍莫傷其毫髮。其掌法更是高深莫深，不單招無虛發，更含雄渾內力，卻見對家紛紛中掌，倒地後不復醒來。指顧間，十多大漢盡倒地橫陳，刀劍散落處處。

酒肆亂作一團，食客慌忙四竄。門前四漢怒掣鋼刀，煞氣騰騰，食客莫敢奪門，匆匆找處藏身。蘇存忠擊倒對家十多人，手抱女孩，腳駕輕功，往窗牖急奔，正要躍出，忽然腦後生風，一物如疾矢射來。蘇存忠不及回身，抱緊女孩，凌高翻個觔斗，恰好避過，只聽噗的一響，那物打在棟上。蘇存忠回身看，竟是一個小酒杯，整個兒沒入木棟，完好無缺，足見巧勁非凡。蘇存忠暗下生驚，放下女孩，瞅著八仙桌前的漢子。

那漢子自酌一杯，沉道：「不倒仙，定教你倒地不起。」忽地左腕一轉，杯子迸射而至，朝女孩打來。蘇存忠大驚，見身旁有張板凳，發腿一挑，把板凳摔將出去，擋住杯子。只聞格的一響，杯子化為齏粉，板凳竟破作兩片。蘇存忠不敢怠慢，手撥腳挑，一時板凳橫迸起，向那漢子飛去。那漢子神色自若，執起一把木箸，信手擲出。木箸如疾矢射出，板凳盡給破開。蘇存忠舉起一張木桌護身，駕起

輕功，旋至那漢面前，隔著木桌打出一拳，正是一招隔山打虎，雄渾內勁穿破木桌，直撲漢子面門。那漢子見來勢凶猛，只好站起，回身打出一拳，兩股真氣相抵，桌子立破成木屑。蘇存忠身子凌空，順勢後翻，穩穩落在另一張桌子上。

那漢子撥開直裰，巍巍挺立，擺出一掌，待蘇存忠來攻。蘇存忠目力好，乍見其腰掛一面金牌，下垂一縷黃絮，當下明白過來，朗道：「原來是大內高手，老夫的面子可大了。看你身手，可是那狗漢奸候天海？」那漢子臉色乍變，森森道：「大膽逆賊，豈容你輕侮朝廷命官。」蘇存忠笑道：「你果是狗漢奸！姓候的，老夫跟你勢不兩立。」

蘇存忠躍下桌子，蹣跚走近，只見他身如柳枝，步若游蛇。候天海凝神以待，正色道：「素聞妖教的流形拳所向無敵，本座要好好見識。」蘇存忠走近其身，倏地匝地急轉，掌如流星，打向漢子周身要穴。候天海回掌格檔，蘇存忠沒與他相抵，在中路收起掌勢，復迂迴打出，直取面門。候天海不防此著，不及格開，匆匆躍開數步，蘇存忠一招擦面而過，劃出一道血痕。

候天海沉著不亂，拭去血水，忽地打山一拳。此一招看似平平無奇，實含強大內勁，拳風自四面八方襲來，聲如笛響。蘇存忠不敢接招，身子隨拳風晃動，卸去那股剛勁。候天海一招未老，亦一拳已打山，其勢更發剛猛。蘇存忠立在拳風裏，隨風搖動，始終沒有倒下。

候天海兩招皆落空，自揣不可久持，暗生毒計，聚滿內力，又打出一拳。老伯側身閃過，卻聞女孩喊叫，方知候天海志在女孩，回身欲救之間，腦後異響轟然，正是候天海乘其不備發招。老伯不勝防守，給打個正著，重重摔在一角，衣服給刮得七零八落。

另一邊廂，女孩命在倒懸，眼見避不開了，一人倏現，抱起女孩翻出圈外。候天海斜目一眄，竟是個市井流氓，輕功好生了得，不由納罕。